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¹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²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³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⁴之心——非所以內交⁵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⁶朋友也，非惡其聲⁷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⁸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⁹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¹⁰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¹¹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¹²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¹³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¹⁴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¹⁵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一、作者簡介

孟子（約公元前 372—約公元前 289），名軻，戰國時鄒國人。孟子生逢亂世，三歲喪父，母親身兼父職，管束甚嚴，從「孟母三遷」、「斷杼教子」等故事，可見一斑。孟子繼承孔子學說，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。他繼承孔子重視仁德的學說，並提出「性善論」，對中國文化及風俗倫理有深遠的影響，後人尊為「亞聖」。

孟子曾效法孔子周遊列國，勸說諸侯行仁政，可惜當時的當權者都急功近利，視他的學說為迂闊無用之談。孟子不為所用，因而回到家鄉講學。他將遊說諸侯的言論，以及與弟子一起研習孔子學說的心得，整理、編成《孟子》一書。孟子長於論辯，其文章說理暢達，氣勢充沛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孟子》是一部記述孟子思想、言論及事跡的儒家典籍，屬語錄體，以答問方式展開，以駁論為主要論證方法，由孟子及其弟子公孫丑、萬章

等人編著，成書於戰國中後期。孟子學說之出發點為性善論，提出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，主張德治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《孟子》一書共七篇，東漢趙岐在《孟子章句》中又將每一篇分為上下兩卷，全書共七篇十四卷。《孟子》篇名之取名方法與《論語》一樣，同樣取自篇首幾個字，並無實際意義。南宋時朱熹將《孟子》與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合稱「四書」。直到清末，「四書」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。《孟子》的注本主要有東漢趙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、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、清焦循的《孟子正義》等。

《論四端》一文節錄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，標題乃後人所加。「四端」，是指「惻隱之心」、「羞惡之心」、「辭讓之心」和「是非之心」四種與生俱來的善心。楊伯峻《孟子導讀》認為「這一章是孟子性善的理論精髓」。

三、注釋

1.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：人人都有不忍心別人受傷害的仁愛之心。
2.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：治理天下就好像在手掌中轉動東西般容易了。運：運轉、轉動。
3. 乍：突然。㊦[炸]，[zaa3]；㊰[zhà]。孺子：幼童。
4. 怵惕：恐懼、驚怕。怵：㊦[卒]，[zeot1]；㊰[chù]。惻隱：同情、憐憫。惻：㊦[測]，[cak1]；㊰[chè]。
5. 內交：結交。內：通「納」。
6. 要譽：求取名譽。要：求。㊦[腰]，[jiu1]；㊰[yāo]。鄉黨：即鄰里。古時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，五百家為黨。
7. 惡：厭惡。[烏之陰去聲]，[wu3]；㊰[wù]。聲：指小孩的哭聲。一說謂「聲」是指名聲、聲譽。
8. 羞惡：知恥憎惡。羞：以己之不善為恥。惡：憎惡別人為惡。
9. 辭讓：推辭謙讓。辭：推辭自己之已得。讓：讓給別人。
10. 是非：分辨對錯。
11. 仁之端也：仁的開端。
12. 猶其有四體也：就如同人有四肢一樣。
13. 賊：傷害，作動詞用。
14. 知皆擴而充之矣：知道要把四善端都發揚光大。知：知道、知曉。擴：擴大。充：充實。之：代詞，指前文所述的「四端」。
15. 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：有如火開始燃燒，泉水開始流出。然：「燃」之本字。達：通達，這裏指泉水流出至地面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文章旨在通過討論「四端」，遊說君王推行仁政。「端」有開端之意，

「四端」是指四種德性的發端。「四端說」是孟子性善論的重要部分。孟子認為人生而具備為善的可能，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，這是「仁」的開端，由此類推，羞惡之心是「義」的開端，辭讓之心是「禮」的開端，是非之心是「智」的開端。以上「四端」是成德的起點，如果能加以擴充，便足以保國安民，反之，就連侍奉父母這本份都做不好了。

本文分成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由開首至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」，提出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的見解，認為以此「不忍人之心」而行「不忍人之政」，就可以管治好天下。第二部分由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」至「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」，以「孺子將入於井」為例，證明人有惻隱之心，並由此引申出人也同時具備「羞惡」、「辭讓」、「是非」之心。第三部分從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」至文末，闡述「惻隱之心」、「羞惡之心」、「辭讓之心」、「是非之心」就是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的開端，並指出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德性，如將「四端」加以擴充，就可以保家衛國；若不擴充，則連侍奉父母這樣的事情也無法做好。

劉鄂培編著《孟子選講》認為「性善論」是孟子的核心思想，貫串於他的道德論和政治觀之中，孟子「仁」的學說，以及實踐「王道」、推行「仁政」等主張都建基於「性善論」。劉氏又指出本文有四個主要論點：其一，「四心」即「四端」。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「四心」與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種道德相應，這就是「四端」。而「四心」、「四端」不是人性和道德的全部，僅是完備人性和道德的開端。其二，「四心」、「四端」是區分人與禽獸（非人）的標準。沒有「四心」就不能稱為人，因為無「四心」就難以培養出正確的道德價值，這樣就與禽獸無異。其三，天賦善性。「四心」、「四端」猶如人之四肢，乃與生俱來的，故人性本善。其四，人性的完善，道德之完備，在於後天的培養。此「四心」、「四端」必須在人生過程中不斷充實、培養。

在論證手法方面，文中先以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」為例子，論證四端是人與生俱來的。這例關鍵在於「乍見」，任何人在突發的情況下看到幼兒遇險，都會自然地生出恐懼和憐憫之心，這是人的本能反應。有人指孟子所引「孺子將入於井」的例子只能證明人有惻隱之心，而與「羞惡」、「辭讓」、「是非」之心卻沒有關係。因為孟子認為「惻隱之心」與「羞惡」、「辭讓」、「是非」之心都是與生俱來的善性，既然「孺子將入於井」的例子證明人有惻隱之心，那麼由此可引申出人也同時具備「羞惡」、「辭讓」、「是非」之心。孟子先從正面說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，再從反面說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」，通過正反兩面，論證人性本善。接着再由人皆有「惻隱」、「羞惡」、「辭讓」、「是非」之心，引申出「人之有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」，從而論證人人都能行善。人皆有「四端」而推說自己不能行善，就

是「自賊」的表現，引申論證若說國君不能行仁政，作為臣下的不去勸諫、匡正，這就是「賊其君」。最後，先從正面指出擴充「四端」足以安定天下，再從反面指出不擴充「四端」的結果是連侍奉父母都做不到，以論證「擴充四端的重要」。

本文又能通過比喻說明較為抽象的道理。如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」三句，是以在掌上運轉東西，來比喻行仁政後治理天下之容易。又如「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」兩句，則以與生俱來的四肢來比喻「四端」，說明人天生就有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智」四種善端。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」幾句，作者便以剛燃起的火焰可變成熊熊烈火，以及剛湧流的泉水可變成滔滔江河為喻，說明擴充「四端」就能產生巨大的效用。

在修辭方面，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」三句，運用排比句強調人天生有惻隱之心。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」，以四個「非人也」的排比句，強調出人必須有「四心」，否則就枉稱為人。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」，通過井然有序的排比句，清晰地說明「四心」與「四端」的密切關係。善用排比，既能增強語言氣勢和節奏感，亦能更強烈地表達情感，增加文章的感染力。

文中不少字詞反復重現，如一開首就連續用了三個「不忍人之心」，兩個「不忍人之政」，合成五個「不忍人」，使文章的重點明晰；第三部分開首四次提到「非人也」，以強調出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「四心」之重要。這樣的安排，既能凸顯文中的關鍵訊息，也加強了話語的氣勢。